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漢

皇帝

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如雨自
晡及昏止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中壘校尉

武帝置掌北軍壘門內又外掌西域

劉

向上書曰臣聞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異有大小

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

漢書

天文志大角兩旁各有

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炎及紫宮

五行志是年七月星孛東井踐五諸

侯出河戍北貫紫宮

中南逝犯大角攝提

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

臣雖圖上猶須口說願賜燕清之間指圖陳狀上輒

入之

謂召入也

向具言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

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全社稷安固後嗣也其言多

痛切上終不能用

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淳于長授所欲言永對曰違始以

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微舒雀杆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勝項梁奮臂之禍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永黨于王氏專攻上身與後宮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後上欲用劉向為九卿為王氏所持故終不遷谷永自北地徵入為大司農歲餘以疾免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

諡景成

以王根為大司馬

驃騎將軍

商卒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于南郡占壑

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

丞相司直孫寶

字子嚴
鄆陵人

所發上由是廢立而用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雖家居帝以師位特進甚尊重

天子賞賜前後數千萬禹內殖貨財買田多至四百頃皆極膏腴身居大第後堂日理絲竹管絃又自治

冢塋奏請肥牛亭地王根以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王根害其

寵數毀惡之上愈益敬厚禹

禹疾車駕自臨問親拜
禹牀下禹數目其少于

少子未有官上即拜為黃門郎

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

張禹鄙夫忠夫
雲言足以盡之
然元成時權貴
妨政倒持太阿
為有目所共覩
乃錚錚如劉向
輩不過因緣災
異冀收納牖之
助是以明者推
往知來之說元
帝此用以拒京
房而禹且得引

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
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
與根有隙恐為所害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
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
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
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廷大臣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天變深遠不語
神怪斥正人為
亂道矣是則執
六藝以文奸言
亦漢時腐儒高
談經術者有以
釀成之耳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
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
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
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乃

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初雲在元

帝時五鹿充宗方貴幸為梁邱易與諸家論充宗乘
貴辯口諸儒莫能抗雲獨與論難連柱之故諸儒為

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及是復言張
禹後遂不復仕常居鄴教授弟子卒于家

亥辛三年春岷山

注見前

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周岐山

注見前

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

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

又及搗提大角從參

注見前

至辰

大火也注見前

殆必亡矣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

共王康子即哀帝

為皇太子

先是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

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

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

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是

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二王於帝為

至親定陶傳太后

即共王康之母傳昭儀

隨王來朝私賂遺趙

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

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加元服而遣之

事在元延四年

至

是使執金吾任宏守太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為太

子

時孔光議以為宜立中山王上不從左遷光為廷尉十一月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

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幼時
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至是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
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印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
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許之是

年八月中山王興卒

封孔吉

孔子十三世孫

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

注見前皆

進爵為公

初元帝時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
得匡衡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議寢不行至是梅
福復言之上乃下詔封吉與周承休侯俱進爵為公

地各百里

夏四月建三公官

御史大夫何武言末俗事煩宰相才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

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

武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無印綬官屬至是始授金

印紫綬置官屬

不復領將軍

以武為大司空

封池鄉侯

皆增奉如丞相

以備三公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初趙皇后之立長有力焉故上德之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許后姊嬀

音靡后姊名初為龍顏侯韓寶妻寶以鴻嘉元年卒

寡居長與私

通因娶為小妻許后時徙居長定宮

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

因嬀厚貽長求復為侯仔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

左皇后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王莽心害

寵白之

莽侍王根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且言其罪根怒使白東宮莽求見

太后具言其狀太
后亦怒命往白帝

上以太后故免長官不治罪遣就

國會紅陽侯立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逮長繫詔獄

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

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及長當就國立嗣子

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為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下長獄遣立就國丞相方進復劾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使

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

葬延陵交道廐西

上以王莽

首發大奸稱具忠直王根因薦自代遂以莽為大司

馬

莽既繼四父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請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

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

秩二千石

丞相大司空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

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

哀帝建平三年以朱博言罷州牧復置刺史如故

詔立辟雍

注見前

未作而罷

犍為郡

注見前

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

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

下或曰不能具禮顏師古曰此向設禮以養人為本

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

有司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

于殺人不敢于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帝以其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

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

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歲餘復如故未幾劉向亦卒

甲寅二年春正月丞相方進卒

時焚惑守心

注見前

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今

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

人

丞相府屬

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

所出會郎賁持非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

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

上尊酒十石

如淳曰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養牛一方進即日自

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

殺丞相以當災
變歿後世無窮
惡習乃至持節
賜牛酒使者未
白事以病不起
聞者為令典荒
終若此適足召
灾况弭灾乎

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
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

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梁王

名立梁懷王
揖七代孫

楚王

名衍宣帝
孫楚孝王

子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

書贊

顏師古曰贊
謂延拜之辭

晝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

民間譴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
問皇帝起居發病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為丞相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

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

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是為孝哀帝

帝初立躬行儉約罷樂府官及官織綺繡除任子令

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誹

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政皆由已出
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史臣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
外家擅朝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

丞相卬孔光大司空武何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

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

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

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

夕至帝所求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高昌

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博

興 侯董宏

父忠以告霍禹反封侯宏嗣

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

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

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

帝勅太子時丹為太子太

傳及即位以為左將軍領尚書事

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而稱

引亡秦非所宜言大不道上納其言免宏為庶人傳

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

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尊定陶太后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

丁明

共皇
后兄

傅晏

共皇太后
從父之子

皆為列侯

晏孔御侯
明陽安侯

共皇太后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

皇
太

后

中宮

皇
后

詔劉歆

字子駿
向少子

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有才行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上

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有輯略

諸書之總要

六藝略

六藝之文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凡九種諸

子略

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凡九家外又有小說家

詩賦略

賦三種雜賦

兵書略

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

術數略

天文忌譜五行

著龜雜占形法為六種

方技略

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為四種

六月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

限田之制其名似
美實不可行且一
州一邑中田滿三
十頃者本不多見
即分其所餘何以
與貧民亦且妨難
通給徒使富者詭
名寄戶貧者許告
紛爭而已是豈達
治體者之所為

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
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
復建言帝下其議

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
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

田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
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貴戚近習不便遂寢不

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封高
樂侯

初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

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

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

于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

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

坐莽乞骸骨罷就第時右將軍傅喜

傅太后從弟

好學問

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于喜先是上官爵外親喜
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

斤以光祿大夫遣歸養病何武唐林

沛國人

皆上書言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

高之子

為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臧累巨萬大治第宅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

弓弩陳步兵止宿離宮水衡供帳發民治道百姓苦
其役推親近吏張業為尚書蔽上壅下先帝山陵未
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成
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
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况為
庶人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二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

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衆陽之長

君之表也間者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蛇

珥音耳蛇讀曰蠶皆

日旁數作惟陛下執乾剛之德諸保阿乳母甘言卑

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有不得已可

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

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惟

陛下親求賢士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潁漂

涌並為民害咎在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少抑外親

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
陰以救其咎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
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時士厲身立名者多及京兆尹王章坐言
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專命女宮作亂此
行事之敗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宜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以輔聖德下至郎吏從官
行能亡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使就南

畝以視天下上雖不能從然頗采其語尋遷黃門侍

郎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

平以邑為氏當字子思平陵人

以經明禹貢使領河堤

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

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彊理土地必遺川澤之

分度水勢所不及

顏師古曰遺留度計也言川澤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必計水之所

實根以放河使
北入海為上策
然西薄大山固
可不致汎溢至
東薄金堤此堤
將以何地為限

且既有堤又志
有久而不潰者
居今之世雖大
高復生吾知其
無善策亦不述
補偏救弊耳

不及然後居
而田之也

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

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
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
善為民者宣之使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地卑下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
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今隄防阨者去水數百步遠
者數里民起廬舍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

黎陽

注皆
見前

至魏郡昭陽

故城在今河南
彰德府安陽縣

東西互有石

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

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在今滹縣西南
舊為河所經放河使入海河西薄大山謂太行
諸山

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

民安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

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

淇口淇水之口也在今河
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冀

州諸渠皆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

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小隄填淤加肥禾麥
更為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
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之數百歲故謂中策若
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也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言本始二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迭
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為孝武皇帝

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苟有功德則宗之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宗無數也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可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

就國以丹為大司空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前大
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變動政事
卒暴無漸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
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
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
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上逼於傳太后卒不得
遣復為侍中

孝哀皇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新城侯趙欽

趙太后弟綏和二年封

以罪免

徙遼西

漢郡治且慮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東

司隸校尉解光

解氏晉解揚之後以邑為氏

奏言臣聞許美人及

故中宮史曹官

皇后宮女史曹姓宮名

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

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

數趙昭儀親減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

在尊貴之位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欽及欽兄子成

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

議郎耿育上言將順君父之美

鉤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乃訢揚幽昧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臣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免其事 耿氏周耿國之後

夏四月以傅喜為大司馬

封高武侯

秋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

周有冷州鳩後以為氏褒郎中令

段熲

黃門郎

等奏言定陶共皇

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

車馬衣服宜皆稱

尺孕反副也

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

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臣皆以為宜丹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立廟京師造祭
無主及去太祖
一國不墜之祀
就無主當毀不
正之禮教語最
為切情近理明
代興獻王之議
聚訟吃吃未有
如此明晰者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

墜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丹由是寢不合上意會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

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

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炂坳忠欽齊人

許商弟子上書言丹經行無比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

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
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經為
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
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綏和元年封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興之子幼有眚病時未滿歲蘇林曰眚病名為肝厥發時唇口干

足十指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帝遣中郎謁
甲皆青

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

顏師古曰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

發西歸因誣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因與馮

太后並事元帝以當熊事

事見前

追怨之因是遣御史

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

人數十日無所得更遣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

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

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

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後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

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參台詣

廷尉亦自殺

參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宿衛十餘年以嚴見憚不得近侍帷幄以王舅封侯

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且死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衆莫不憐之馮氏死者十七人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

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

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

字君賓楚

人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闕內侯史

立遷中太僕

後帝崩孔光奏前由誣告骨肉立陷人大辟請免為庶人徙合浦

丙辰二年春三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夏四月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博驕奢皆嫉博喜恭儉又博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博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朱博又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

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于是更置御史

大夫以博為之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是夏傅太后以喜附下罔上

與師丹同心背叛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封陽鄉侯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為庶人

以朱博為丞相

以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

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

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

掌侍從左右給事中

揚雄

揚氏出周伯喬與揚

別為一氏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以王音薦待詔獻羽獵賦除為郎

及李尋尋對

曰此洪範所謂鼓妖

洪範傳曰妄聞之氣發于聲音故有鼓妖

者也人君

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不退期年其人自蒙其咎雄亦
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殺多權謀宜將不宜
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比宣帝父悼
皇考制度

尊共皇太

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于是帝太太后稱永

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
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傳為公
卿列侯侍中諸曹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
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詔免丹遣莽

就國諫大夫楊宣

什祁人

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

以承天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承奉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高子

邑為成都侯

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頌莽

者以百數元壽元年賢良周護未崇等對策頌莽功德於是徵莽還京師

六月帝太后丁氏崩

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

幸昭曰赦陳聖劉之德也

太平皇帝尋

罷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待詔黃門夏賀良

重平人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言天帝使

自睦孟翼來好言陰陽災異而圖撒符命之說

與然劉向谷永

之倫早有以啟

之美馴至甘忠

可及賀良輩理

之新茲遂借以

篡漢左道之林

其可貸耶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因以傳賀良及郭昌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眾下獄病死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郭昌為長安令勸李尋宜助之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言漢

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

久寢疾遂從其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

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罷改元易號

事下賀良等吏皆伏誅

李尋及解光後敦煌叩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元減死論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
博與趙元議之元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
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傅太
后素嘗怨喜疑博元承指即召元問狀元辭服詔減
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
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二月

通鑑作冬十月考漢書表
係十二月甲寅今從漢書

以平當為丞相

封

內侯李奇曰冬月非封侯
時故且先賜爵闕內侯也

己丁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欲召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疆起受印
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
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至是卒

有星孛于河鼓

三星在牽牛
北主軍鼓

夏四月以王嘉

字公仲
平陵人

為丞相

封新
甫侯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于得人是以教化行而
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數更政事舉劾苛細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勿責以備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

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

風俗通荆蠻有購氏後改為滿

滿成

字仲望之

之子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無鹽

東平國治注見前

危山

在今東平州東北

土起瓠山

漢書作報山師古曰報本

作瓠以其形似瓠耳山在今東平北州

石立東平王雲

宣帝東平孫思王字子

坐祠

祭祝詛自殺以孫寵

長安人

為南陽太守息夫躬

息公子

夫遂為息夫氏躬

為光祿大夫

字子微河陽人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

曰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

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

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

中常侍宋弘上變事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

言使

巫詞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

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詔廢徙房陵

雲自殺謁

棄市擢寵為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廷尉梁相疑雲獄有

飾辭奏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
為可許上因以相等願望無討賊疾惡之意皆免為
庶人

戊午四年春正月闕東民訛言行籌

闕東民無故驚走持橐

禾稗也

或撮

麻幹也

一枚傳相付

與曰行西王母

張揖曰狀如人豹尾虎首戴勝而處

籌或被髮徒跣或

夜折闕踰牆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

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

乃止

顏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籌言執國家之籌策行于天下

二月封傅商

傅太后從弟約君之子

為汝昌侯

上欲封尚書僕射鄭崇

平陵人字子游傳喜薦之數諫爭每見曳草履上笑

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今無故封尚壞亂制度逆天人心臣願以身命當

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

反為一臣顛制耶上遂下詔封商又封傅太后同母

弟子鄭業

傅太后父蚤卒母更嫁魏郡鄭翁生男惲惲生業

為陽信侯追尊

業父惲為陽信節侯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

雲陽人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帝立遷為郎

美麗自喜性和

柔便辟得幸于上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

為昭儀父恭為少府賜爵闕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

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

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

顏師古曰東園

署名也屬少府掌為棺器

珠襦玉柙

顏師古曰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絳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

玉為柙至足亦絳以黃金為縷

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為

賢起家義陵

建平二年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即義陵也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北旁

周垣數里鄭崇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

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

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市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

撈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

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

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昌後為河內太守王莽秉政以其諧

鄭崇免官

徙合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為皇太太后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因東平王事以封賢上于是定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皆先賜爵闕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于是嘉與御史

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賢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如順指不逆可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弑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罷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側目

明年夏
賈延免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

母將複姓隆名
字君房蘭陵人

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
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
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也國威

器共其家備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
武庫上不悅頃之傅太后賤買執金吾官婢隆奏請
更平直詔隆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左遷

為沛郡都尉

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言宜徵定陶
王居國邸故上宥之王莽少慕與隆交

隆不甚附後莽秉政使孔光奏隆前為冀州
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免官徙合浦

諫大夫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上書

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戚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乎朝廷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民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

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強蠶食四也苛吏徭
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刼略七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三
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
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
也猶鉅也萬使從奴賓客漿酒藿肉言視酒如漿
視肉如藿非天意也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外

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

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

淮陽陽夏人因張禹薦
至左將軍建平元年免

龔勝可大委任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紀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言災異屢見
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

應變上問丞相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于上天神
明而可欺乎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
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
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

馬會有日食之變詔舉直言嘉復奏封事

略曰元帝
温恭少欲

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羨變
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
害其言甚切終不怒怒罷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
國淳于長擄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陛下初即位易

惟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此當作以用皮不足憂閔元
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治大第使者護作甚于治宗
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
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備位竊
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惟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
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鄭通韓嫣驕貴逸豫卒陷罪辜所
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
宜節賢寵安全其命

上不說杜鄴

字子夏
繁陽人

以方正

對策亦言之

略曰春秋以指象為言諸日食明陽為
陰揜今諸外家並侍帷帳典兵至乃並

置大司馬當拜之日晡然日食欲令昭昭
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
上乃徵孔

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董賢亦以日

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罷歸第

皇太后傅氏崩

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

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

龍岡龍亢在江南定遠縣躬國杜衍在河南南陽縣

丞相御史奏躬寵罪過上乃下詔罷躬寵官遣就國

躬之國未有第舍寄居卹亭姦人以為富數守之躬恐每夜被髮立亭中向北斗祝盜人告躬祝詛上逮繫雒陽獄僵地絕咽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寵亦生前為姦讒徙合浦事俱在元康二年間

以鮑宣為司隸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

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

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
孔光發覺罷躬過惡衆庶歎然莫不說喜乃白虹干
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
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
獻當養上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
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
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

大政興太平之瑞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為司隸
三月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言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
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
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
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
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陛下寢疾久不平
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佑奈何輕

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初廷尉梁相以請覆治

東平王獄免為庶人

事見前

已而更赦嘉薦之上不能

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

事下將軍中朝

內朝也

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召

詣廷尉永信少府猛等以為聖王之于大臣進以禮

退以義闔械受笞非所以重國家褒宗廟也上從光

議召嘉詣廷尉

使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道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

負國當負刑都市以示萬眾何為咀藥而死

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

孔光首劾王嘉
嘉轉以光為賢
此固嘉能忘情
恩怨然光之欺
世盜名使人至
死不悟安得不
謂之大奸耶

載至都船

執金吾屬
有令丞

吏稍侵辱嘉嘉仰天嘆曰幸得

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

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不

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

元始四年
追諡嘉為

忠侯封嘉子

崇為新甫侯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

御史大夫

上賢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官屬不法
司隸鈞止職也
乃不問孔光反
捕從事倒置已
極在孔光固不
肯自劾以免宣
罪但彭宣素稱
賢者又為御史
大夫而有意賄
諛以閉詔使
曲為周內却矣
馴致舉瞻大學
儼如聚衆當時
之政何可問哉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

鈞止推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欲捕從事宣閉

戶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博士弟子

王咸濟南人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

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上方欲極董賢

位恨明遂策免就第

以光祿大夫卒賞為大司馬數日卒

以賢為大司

馬衛將軍

冊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年二十三雖為三公常

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

屬皆侍中奉朝請寵于丁傳之右

上故令賢私過孔

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

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

客均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後

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上從容視賢笑曰吾

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閔

平阿侯譚子

為中常侍進曰天

下乃高皇帝天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

言上默然

閔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私謂閔曰董

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閔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此意不悅

庚申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先是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在建平四年初成帝河平中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

入朝綏和元年烏珠留若鞮單于立漢遣夏侯藩使匈奴大司馬王根以匈奴有斗人漢地直張掖郡得之于邊甚饒乃白帝以指曉藩令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上書獻此地單于曰此詔語耶抑使者所求也

藩曰詔指也然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匈奴西
邊仰此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藩遣單于以狀聞從
藩濟南太守既而匈奴擊敗烏菟要其質
子漢使責讓單于單于既受詔遂請朝 時帝被疾

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詔問公卿公卿亦以虛費
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諫曰臣聞六
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明甚故前世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悔今單于
歸義願朝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者也夫百
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

陛下留意于未亂未戰以息邊萌

一作吐
民也

之禍書奏

上召還匈奴使者而許之至是來朝賞賜如河平時

單于妄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
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

賢

鳥孫自立兩昆彌

事具宣帝
甘露元年

漢用憂勞且無寧

歲

成帝元延初鳥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遣
中郎將段會宗立安日弟未振時為小昆彌時大

漢表短祚因勞
表敬試思當時
為何時適會昆
彌內難偶爾入
朝自以為榮不
亦却哉

昆彌雖貴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人刺殺之漢
欲討之而未能遠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
久之細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靡犁代為小昆彌
于是漢復遣會宗誅死末振將子番邱末振將弟卑爰
愛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
兵兼并兩昆彌畏之親依都護矣 及是大昆彌伊

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時西域凡五十國

本三

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康居大
月氏安息爾賓之屬不在此數 佩漢印綬者凡三百

七十六人

夏四月壬辰晦日食

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十九

三十七

為大司空

封長平侯

六月帝崩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后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

首幸甚

莽以建平二年遠就國尋徵還事見前

乃遣使者馳召莽詔尚

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

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
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賢即日與妻皆自殺家
惶恐夜葬莽疑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
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

獨何武

前將軍

公孫祿

左將軍

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

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

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于是武舉祿祿亦舉
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
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五行志成帝時
童謠曰燕燕尾

誕誕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誕誕美好貌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

琅根謂宮門銅鑲言將尊貴也後立為皇后弟昭儀
賊害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
啄矢也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

長安圖北宮桂宮
俱在未央宮北

後月餘與孝成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

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下詔褒揚傅喜徵還位特進奉朝請

喜雖外見褒賞
孤立憂懼後復

造就周

以壽終

以甄邯

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後以為氏

為侍中策免何武公孫祿遣

紅陽侯立就國

恭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

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

傳致其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畏不敢不上恭白

太后輒可其奏乃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

就國董宏子武以父邪佞奪爵紅陽侯立恭諸父內

敬憚之令光奏立罪惡

以前知淳于長罪多受其賂白宮婢楊寄私子為皇子使

衆疑呂氏少帝復出

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

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羣臣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

時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復令大臣以罪過奏遣仁就國

于是以王舜王邑為

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

當之子

領機事劉秀

散名

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涕泣固讓上惑太后下示信于衆庶焉

八月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

求退白太后策免宣

宣居國四年卒

以王崇為大司空

封扶平侯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是為孝平帝明年更名衍

時年九歲

明年立東平思王孫挑鄉項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

字游卿東海威人本姓馬失宮仕學稱馬氏云

為大司徒

光之憂懼益心
知恭偽為專事
不得與王莽王
邑同預腹心之
列耳豈真以漢
祚將移痛心疾
首歎厥後以周
公頌恭功德勝
肝畢見矣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為帝

太傅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猶言禁中也

署門戶省也服御食物

冬十月葬義陵

荀氏悅曰帝親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
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
獲餗棟挽之凶享國不
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

孝平皇帝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王莽自為

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
后以薦宗廟于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
爵邑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
條光等功因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
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
加賞元功無使百寮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
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益封二萬八
千戶莽為皇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

復建言立東平王開明

故王雲太子

封宣帝耳孫三十六

人為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闕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

知其稱否于是莽人人延問察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二月置羲和官

初置自為一官及莽篡位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更為納言

夏五月丁巳朔日食

六月拜帝母衛姬

中山盧奴人

為中山孝王后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令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甄豐拜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帝舅竇元爵

莽威福自恣
奪之勢已成
中屠剛直言無隱
可謂不畏強禦
弟共請召馮衛
二族親奉宿衛
謂可抑志禍之
端則所謂月落
星替之為耳

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

字巨卿茂陵人時為扶風

功曹

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至親分離誠宜徵

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使得
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后詔剛僻經
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封公孫相如

周公後通鑑作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今從漢書

為褒魯侯孔均

孔靈曾孫

為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

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獻犀牛

師古曰犀狀如

水牛頭似猪四足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

黃支在南海中恭欲耀威德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曰周公
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

見書序
召誥

今有一事羣

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卽時承
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于家

三月大司空崇免夏四月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

為王侯者百餘人

郡國大旱蝗

莽白太后宜衣繒損膳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出錢
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于是公卿皆

效慕焉

凡獻田宅者
二百三十人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大夫龔勝邴漢

琅邪人

罷歸

勝漢以恭專政皆乞骸骨恭令太后依昭帝時韓福

故事

事見前

加優禮而遣之

楚又有龔舍與勝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舍

以勝薦為諫大夫復拜光祿大夫終不肯起以魯詩教授年六十八卒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

其名過于漢

秋九月戊申晦日食

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莽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

昭君女須卜居次云

集覽須卜複姓
居次云其名

入侍太后賞賜

之甚厚

時頒四條于匈奴凡中國已入匈奴者烏孫
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

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因

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而還

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

正十二女之義十二女見公羊傳註何
休曰諸侯一取九女惟天子取十二女
博採二王後

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

衆女名王氏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即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太后從之

四年遣大司徒馬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

以莽好鬼神可為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

氏

推原比類而說
諺之令其歸政

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

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

吳章腰斬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
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任官門人盡更名他

師平陵云敬時為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

莽因是獄連引素

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

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

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

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

字子慶北海都昌人

謂友人

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

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甲子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夏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
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

新息

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

召陵

注見前

二縣及黃郵聚

在今河南

南陽府新野縣即今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

位上公

舜升位在諸侯王上莽雖專權所以証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

萬數以故左

右日譽之

起明堂辟雍

注俱見前

靈臺

應劭曰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以望氣書雲物

立樂

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

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

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識

張衡曰圖識虛妄成哀之後乃使闡之

鍾律

國讖故假訪求
遠書以號召天
下言符命者史
乃謂公車多異
能之士無識其
美

月令兵法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籍所作
十五篇古文書也

通知其意者

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有關並

關氏夏
大夫關

龍逢
之後

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

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

苦貢反下
開空同

此地宜勿以為官

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
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于韓

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

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

譜

如淳曰世統譜牒也

云定王五年河徙

事見前

則今所行非禹

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

事見前

決處遂大不可

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

禹貢錐指橫所云西山足即宿胥口也宿胥口

在今濬縣之西有上陽三山曰同山曰白祀曰枉人所謂西山者也

乘高地而東北入

海乃無水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冬置西海郡

故郡在今青海東水經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即此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

王莽傳東夷王
度大海奉國珍

南懷黃

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

塞外羌豪良願等獻鮮水海

即青海
注見前

允谷

在西寧邊
外黃河北

鹽池

在青海
西南

地莽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

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
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吏不

能紀

丑五年春正月復南北郊

三十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自成帝建始元年作南
北郊永始三年罷成帝

崩太后詔復之哀帝建
平三年再罷至是又復

夏四月孔光卒

諡簡
烈

以馬宮為太師

光自莽稱宰衡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十日一

朝賜靈壽杖

顏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
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

省中坐置几

及是卒

賜贈葬
送甚盛

以宮代之

五月安漢公莽自加九錫

何休曰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

弓矢八鈇

鉞九秬老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于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封王暉等八人為列侯

先是莽遣暉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及暉等還詐造歌謠頌功德莽以詔皆封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

嘉瑞琅邪太守公孫閑言災害甄豐劾閑造不祥穉
絕嘉應皆不道穉班倖仔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宮賢
家我所哀也于是閑獨下獄誅莽又奏為市無二價
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之制違者象刑

白虎通曰象刑以衣服象五刑也犯
墨者幪中犯鼻者赭其衣犯贖者墨

其贖犯官者罪犯大辟者衣無領
緣投之于市與衆棄之罪草屨也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

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太后詔因故棺改

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之奏可

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

掾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

秋八月馬宮罷

宮嘗與議傅太后諡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所厚獨

不及宮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

莽篡位以宮為太子師死

冬十二月王莽弑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

漢以大寒後上戌日為臘

上

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泰時願以身
代藏策金滕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斂加元服吏
皆服喪三年

葬康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目于平帝不書葬徐昭文以為春秋不討賊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綱

目即此意考是時元后方臨朝非臣子比且莽居攝數月劉宗翟義即起兵討之但不克耳不可謂無臣子今依漢書及通鑑仍書葬

史臣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
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異見于上民怨

于下莽亦
不能文也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

王五人

淮陽王續中山王成都楚王
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

列侯四十八人

陽興侯
寄等

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

帝元孫選立之先是泉陵侯劉慶上言皇帝富于春
秋宜安漢公攝行天子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

為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不可施行太保
舜謂太后事已如此莽但欲稱攝以填服天下耳太
后不能制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
禮儀皆如天子

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具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

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九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李邦燮